

【逝者如斯】

□吴进军

台北醒得早,不到六点天已大亮。在门童“早安”的问候声中,匆匆走出酒店,招手揽车前往研究院路二段旧庄岗地胡适公园。

十余分钟的车程,在我尚未完全看清这个街区貌相时,的士已经缓缓停靠在路边。研究院路二段纵贯南北,漆黑的沥青路面沿着南岗山余脉山脚,将中研院与胡适公园一分为二。路东是“中研院”,路西则是胡适公园,公园大门与中研院侧门相对。

公园白色的拱形大门,在绿色植被掩映下尤为醒目,直线条的槟榔树下凸显弧形的流畅,或许是雕塑家刻意将作品安放于此。拱形大门下,规矩形状的白色基座上镶嵌着青铜板,凸版金光的“胡适公园”四个大字跃然其上。

远处望去,拱门的构图,不知是否暗示“循规蹈矩”之意?也许在林语堂先生的“论曲线”中能够解惑答疑。济南方言称做事做工好、认真谓之“真规矩”,也许也在此寓意之列吧。

依山势而建的石阶小路曲径通幽,时而传来虫鸣鸟啼。一只黑白相间的大鸟儿不知何时飞来,不停地盯着不速之客,却没有丝毫的惊恐和敌意。我挥挥手告诉它,前面的塑像便是我要造访的主人,请不要介意。

高高的青石台基上,安放着先生身着博士服的半身铜像,深邃的双眼望着前方,凝视着山下的故居,凝视着曾经工作的地方。微笑而不失庄严的面容,令人肃然起敬。

望着铜像,记起其“不要抛弃学问”的名篇,“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其毕生倡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至今为人们所用、所畅想。

以博士服塑造胡博士的形象也许最为贴切,最有说服力。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

彼岸的那座公园

亚大学并获哲学博士之后,还获得世界诸多知名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多达三十多个,终其一生集三十六个博士头衔于一身的学者绝无仅有。学者、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外交家、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文学家,就是对这些博士头衔的诠释,并以其无与伦比的特质引领时代的方向。

铜像台基上洁白的大理石,镌刻着一代书法宗师于右任先生的手书“胡适之先生像”。前方的空间,似乎是其等候来访者交流的场地,在交流声中,胡博士“我的朋友式的哈哈哈……”的笑声,定会在旧庄岗地上空回荡。据此对面的尽头,有棵大树挺拔耸立、枝繁叶茂,撑出一片天地般的伟岸,或许这就是常说的思想之树。

顺山路拾级而上,不远处便是先生与夫人江冬秀的合葬墓地。白色回字形回廊环绕着方正的墓石。墓石正上方碑墙四个镏金大字“智德兼隆”,为其褒扬定论。大理石花池内的小茎红花绿叶,随季节盛衰伴随着长眠的逝者,洁净的白色鹅卵石紧紧围绕墓石,与其连成一片。

热带雨林般的枝叶,遮住了明亮的光线,更显肃穆。唯我伫立在回廊下,凝望着方正的墓石,行注目礼致敬。人生如梦,生前身后来一百多年过去了,世间变迁,如何评论,是贬是捧,如同其字“适之”,淡然处之。至少九十多年前的白话诗作,仍被知道你或是不知道你的人传唱,吟诵至今,“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长长的青石台阶中央,构筑了一块墓志铭,一块未曾有的巨石墓志铭。墓志铭上金光闪闪的刻字,连同映照在黑色大理石上的蓝天白云,融入天体,游走天际。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先生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着。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大地风情】

□王守波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一幅著名的山水画,叫做《溪山行旅图》,是北宋初期山水画的代表人物范宽所作。这幅丹青水墨以雄健冷峻的笔力勾勒出青山的轮廓和石纹的脉络,以浓厚的墨色描绘出秦陇山川峻拔雄阔、壮丽浩莽的气概,被誉为“宋代绘画第一神品”。徐悲鸿大师曾经这样评价此画:“中国所有之宝,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从西安北行100公里,高速两旁现出连绵的丹霞地貌和葱翠的树林,就来到了这幅古画的创作地——照金,一个被渭北高原与桥山山脉夹峙的小镇,传说隋炀帝巡游此地,身穿锦衣绣袍雨后映照金光,曰:“日照锦衣,遍地似金,此地应为照金”,故得名照金。这里军事地位重要,是古代战争的南北分水岭,有“石门关”之称。

进入照金,首先看到的是山顶上“红色照金”四个大字和高耸的英雄纪念碑。进入1933主题广场,在宏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前,一组三人雕塑映入眼帘,或豪气英武,或坚毅刚强,或沉稳内敛,并肩而立,注视着前面。他们就是创建这片革命根据地的卓越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正是他们,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点燃了西北革命的火种,创建了北方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苏区”,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特殊而关键。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翻越岷山来到哈达铺,毛泽东在缴获的敌人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从而统一思想,决心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也才有

红色照金的新丹青

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报纸上所说的那一大片苏区,就是照金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免费开放,共有2层展厅,一楼序厅的设计独具匠心,迎门一簇跃动的火苗,我理解是代表着革命火种经久不息,薪火相传。用凹凸不平的石板铺就的地面上,使我仿佛置身在连绵的群山之中,也仿佛提醒着革命历程的坎坷和艰辛。抬头仰望,头顶上硕大的党徽,让你顿生庄严之感。一楼主展厅和二楼展厅大量的实物和图片,默默地诉说着那段鲜活的历史,而声、光、色所结合的先进技术,真实形象地再现了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是15幅气势恢宏、栩栩如生的巨幅油画,艺术地描绘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重要的战斗场景和重大事件,定格了一个个历史的瞬间。这样规模的革命题材巨幅油画的集中展示,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足感震撼。

探访红军寨,是此行最考验体力和胆量的一段行程。出照金东行5公里,有处层峦叠嶂、密林如海的所在,山顶上有几处利用天然岩洞因势而建的山寨,据传是当年薛刚反唐聚兵的地方,所以叫做薛家寨。根据地斗争时期,红军游击队在这里驻扎了两个支队,修建了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成了红军寨。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属于我国南北方过渡地带的丹霞典型地貌而辟为国家地质公园,也修建了上下山的索道。但是,为了亲身体验红军的艰难,我还是决定步行攀爬。在山下自然是看不到山寨的岩洞的,只见壁立千仞,斧劈刀削,连登山小路都淹没在险峻的巨石和密实的草木之中,遥看几杆红旗分布在山顶处迎风招展,标示了几个山寨的位置,也好像在用这种距离感考验着你攀爬的决心。

鼓足勇气一路上行,我发现山路虽然陡峭,宛如天梯,有时要手脚并用,有时要弯腰钻过,有时要贴壁而行,但大都铺了石阶,显然不是当年泥泞的羊肠小道了。带着对红军寨的好奇和向往,我一鼓作气,用了50多分钟就到达了1号寨。后边的几个寨子之间地势相对平缓,走起来就轻松多了。说是寨子,实际上十分狭窄简陋,有的岩洞都放不下一张床,只能铺上稻草,挤在一起,勉强遮风避雨,挡雪御寒罢了。遗憾的是,由于年久失修,天险难越,5号寨现在是不可望也不可即了。在4号寨,同行的当地朋友给我介绍了当年悲壮惨烈的薛家寨保卫战。望着当年留下的战壕、寨楼、哨卡等遗迹,想到在纪念馆看到的残破的枪支、缺口的大刀和独特的麻辫手榴弹,脑海里浮现出了红军战士以一敌十,勇敢顽强,慷慨赴死的场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为信仰而战斗,为信仰而献身的勇气和力量。抚今追昔,我禁不住陷入深思。当下,我们还能找到多少这种信仰的勇气和力量呢?即使不用生命来证明,在国与家、公与私、义与利、得与失之间,能有多少人能够义无反顾地做出正确的抉择呢?

朋友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顺着他的手指极目远望,照金小镇一目了然。山窝窝里幢幢红色楼房错落有致,滑雪场、牧场、素质拓展中心装点周边,广场建筑群大气庄严,巍峨的英雄纪念碑直插云天,俨然一座欧洲风情小镇呈现在眼前。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彻底颠覆了我对革命老区等于贫穷落后的观念。阳光明媚灿烂,洒向漫山遍野的群山,绿树掩映下的乡间公路上,各色汽车穿梭往返,辛勤劳作的人们,想必都荡漾着笑脸。我忽然醒悟,这不就是一幅新的精美绝伦的《溪山行旅图》吗?祝福这片红色的沃土,继续放飞绿色的梦想吧。

【含英咀华】

云门赋

□韩祥俊 李瑞之

巍巍云门,群峰独尊。钟灵毓秀,壮我州郡。千年造化,儒释道蕴;万世沧桑,天地人文。望海倚天,岱岳雄魂;齐霸遗风,拔地凌云。奇哉美哉,人间仙境;危乎玄乎,离梦超尘。

若夫长天一洗,风烟俱净,登高目及处,旖旎有名胜:西岭百丈暗,南山一豁明,佛卧千寻外,兴亡存胸中;东野绿黛掩阡陌,莽原葱郁入

画屏。古城北望,层楼栉比,铁塔如林;一曲城河披绿衣,十里古街泛青晕;台榭偶园隐约里,红瓦飞甍空灵中;南洋畔雅琴若泣波犹伴梧桐细语声,西门外明镜似碧水映照先忧后乐情。此所谓,风光画中来,诗韵自天成。呜呼,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怡悦;抚今追昔,可以壮古之幽情。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人生风景】

安生老人

□赵一民

安生老人本不是济南人,抗战胜利结束后被安排到了这里,一晃大半辈子就过去了。

老人参加革命的时候,才十七岁,想读书不能,更不能做亡国奴,唯有革命。老人说,一旦坚定了一个信念,就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

战争时期,老人在敌后武工队,白天躲避敌人的搜查,晚上出来,跑到老乡家的窗户外面,敲敲窗户,跟老乡说,“哎,老乡,我告诉你个消息,八路军打胜仗了,你千万不要给人说去”,老乡会咬咬地答应。但是隔天,村子里就传开了八路军的事迹。说到这里,老人弯着眼睛,皱纹都笑着。他跟我们讲,有的事情,你越是不让别人说,别人越会说,这一点特准。

老人退休之前就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经历过战火的人,对名利看得比谁都淡,却又比谁都有信仰。退了休,以前的老同事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来找老人帮忙,老人也从不推辞,但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他就一定要支持,但凡是他觉得不妥的事,他也一定要反映出来,这让他的子女们十分头疼。有时候,家里会坐着一些年纪较大的老干部,遇到看不惯的事情,老人当场就决定打电话找责任人,不说清楚决不罢休。

老人说自己一辈子没有什么朋友,过去那些比亲兄弟还亲的战友们,不是牺牲在战场上,就已经过世了。说这些的时候,他原本笑着的脸一下子僵住了,说每一句话前都要先叹口气,然后摇着头说,都没了。

老人找出一份他在今年写给军区政治部的材料给我们看,这份材料里记录了他和战友们枕着手榴弹度日的故事。抗战期间,部队给每个人发了两颗手榴弹,一颗是防止被敌人堵在屋里时,可以炸墙逃脱,另外一颗用来和敌人同归于尽。战争岁月,完全没有时间害怕,也不会去想未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光荣”了。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战友们分到了大江南北,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老人不无哀伤地说,每每得知一个人的消息都是因为当事人去世了。为了不让这段历史埋没,老人在晚年拿起笔,将他印象里的烽火硝烟付诸笔端,那些差不多快被遗忘的战友们,在他的回忆里又复活了。

经历过战争的考验,老人特别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也保持了一个“老革命”的一腔热血。直到现在,只要看到贪官污吏的报道,他就会气得一个劲儿拿拐杖往地上戳;而看到阅兵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时,他又会兴奋得合不拢嘴。

我们结束采访的时候,他带我们去了他的画室。老人70岁的时候自学国画,坚持了二十年,见到我们这些年轻后辈,他高兴地让我们每人挑一幅。

挑好了画,老人拿着昨日的报纸,就那么轻轻地一卷包好,小心翼翼地扶着一切能支撑的东西,慢慢走回房间。我们听到他喃喃的声音:“我比他们,幸运太多,能有今天,已经足够了。”